



《失败的帝国》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著

【内容简介】▷▷

在这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中，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么夸大了它的侵略

【作者简介】▷▷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著名的冷战与苏联—俄国历史学家，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与马歇尔·舒尔曼奖。代表作包括《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

《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祖博克作为顾问参与了获得巨大成功的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制作的24集纪录片《冷战风云录》(Cold War)。

【精彩摘要】▷▷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

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

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堆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支柱，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摺在了一边。

《其人如天》

薛仁明 著

【内容简介】▷▷

本书读史记，直接触及历史人物的魂魄，读来令人心旷神怡。

作者如同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知心人，经他勾勒，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一代豪杰便仿佛有血有肉活脱脱地来到今天；作者从他们身上发现的生命气象又着实给人新鲜感，仿佛我们今天才

识得他们的真容。刘邦表面上无赖轻慢，内里的伸缩自如却是王者风范；项羽外表上盖世无双，负才任气却是他英雄气短的原因……

当我们触摸到这群古“汉”人敞亮饱满的魂魄，再看历史会感到格外真切，自己也能从中找回中国人该有的生命气象。

【作者简介】▷▷

薛仁明，1968年出生于台湾茄萣，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私淑胡兰成，师从林谷芳。

现于台北书院开设长期课程，是台

北书院最年轻的讲师。并长期于两岸各大报刊登文章，被两岸媒体誉为“中国文化的践行者”。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人间随喜》等。

【精彩摘要】▷▷

历代写史，公推二司马为最。其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大手笔。可惜，他是个儒者，生性严肃，还有些执拗，而且，又过度紧盯着“资治”之用，因此，全书写得严严实实，简直是密不通风。较诸《史记》，《资治通鉴》虽有所长，却少了些游于虚实之生气，更不易见那吞吐开阖的大气。

能吞吐开阖，方可大气。当年，因李陵之祸，司马迁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后来他写《史记》，偏偏却跌宕多姿，妙趣横生。如此不为苦难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阴影，反倒更能吞吐，更为大气，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马迁能将所有的磨难尽化成生命之阴阳回荡，《史记》这本领，是中国史书第一。

《史记》的荡气回肠，处处可见，我尤其喜欢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在《高祖本纪》里，太史公写刘邦击黥布后，途经沛县，“留置酒沛宫”，招旧识父老子弟，放怀纵酒。当酒已沉醉，刘邦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极好；朱熹曾誉之，“壮丽而奇伟”。可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从刘邦置酒沛宫一路写起，“悉招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

酣，上自为歌”，到了这儿，偏偏就不将此歌辑入。盖不收此歌，其实无碍于叙事之完整，更无损于“资治”之用。或许，在司马光眼里，收进就多余了。但是，太史公不仅写入书里，还成了文章的一大亮点；在《史记》全书中，更时时可见诸如此类无关叙事完整、也貌似无用之闲笔。这些闲笔，看来无甚紧要，却可让文章顿时摇曳生姿。有此风姿，后人遂可读之不倦。这样地看似无用，其实最可沁人心脾，这正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闲笔，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不仅有了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也正因此有闲笔，不仅闻听得到这些人物的言语警效，更可触及那生命的魂魄深处。

《史记》在“大风歌”之后，接着又写高祖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着沛县父老，刘邦言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四句话，说得动人；尤其在刘邦自知余日无多之际（半年后，高祖崩），格外显得情真意切。刘邦最大的本领，是与世无隔；他是个迥异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却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悦。因此相知相悦，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堂堂的汉家天下。《汉书》说他，“自监

门、戍卒，见之如旧”，这是王者吞吐开阖的能耐。既然连“监门、戍卒”，都可“见之如旧”，更何况家乡的父老？于是，刘邦面对满城故旧，不禁脱口说出“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百感交集的话语。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独独只留了“游子悲故乡”一句，后头的三句，尽管感怀更深，可司马光大笔一划，直接就删掉了。

更可惜的是，刘邦与故人叙往事、思来日，悲欣交集，痛饮十数日，最后，欲去，沛县父老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准备启程长安，结果，一出城，沛县全城皆空；满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献牛的献牛，献酒的献酒，刘邦不禁动容，遂“复留止，张饮三日”。这一段，《史记》写得满纸人情，简直是“氤氲四溢”，可是，《资治通鉴》却只字不提。

《高祖本纪》细细描绘了刘邦归返故里的欢欣与怆然，正如《项羽本纪》详述着项王垓下受围的慷慨与悲歌，写的，都是传主的魂魄。《史记》写事，更写人；《史记》写人，更写魂魄。那时，项王受围，英雄末路之际，不胜悲怆，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人口峭壁》

[美] 哈瑞·丹特 著

【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作为长期从事经济预测的专家，哈瑞·丹特认为，通货膨胀只有当人口规模巨大的年轻群体迈入社会时才会发生，而当庞大的老年群体出现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因此，2014—2023年将出现通货紧缩，这一阶段将会对房地产、教育、商业战略、投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精彩摘要】▷▷

日本1989年以来以及美国2008年以来遭受的经济崩溃其实都通过一个简单的指示标预警，称为消费浪潮。

这一浪潮与股值的功能无关，是贯穿消费者一生的支出模式，描述了随着人们年华老去会有何种消费行为。

人口学显示，典型的家庭消费高潮一般出现在家庭中的抚养人46岁时。此时，孩子们纷纷离开父母家，独自生活。读取这些人口学数字就像是人寿保险精算师通过预测人们的平均死亡年龄，进而提前数十年做出人寿保险推算。

想要理解广义的经济趋势，精要在于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新一代消费者在20岁左右时加入劳动力大军，随着成家立业、养儿育女、购车置业、借钱举债，支出不断增加。具体的年龄会因人而异而有所不同，比如经济条件较好、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人，其消费高峰很可能出现在50岁出头的时候。平均峰值消费的人口学高峰引发了1983—2007年的经济繁荣，之后自2008年开始放缓，持续到2020年降至谷底，甚或直到2023年，然后才会再次攀升。虽然这些数字不能预测其间的股市崩盘和市场摆动，但却勾勒出未来大环境无可辩驳的图景。

日本股票的日经指数在1989年一度冲到38957点的顶峰，一场非同寻常的房地产热潮在1991年随之席卷而来。然而，尽管日本政府自1997年开始不断推行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20多年之后，截止到2012年年末，日本股市仍然在跌落了80%的低谷徘徊。同样，日本房地产仍然处于由顶峰跌落了60%的尴尬境地，商业房地产甚至更糟。虽然自1999年开始，新生代进入了买房置业的年龄段，但这一群体的数量较之前实在小得太多，因此日本房地产业一直未见起色。

你是否了解，几乎所有人都是在27—41岁之间购买房产？我在1989年的《我们的预测能力》一书中预测，日本将经历12—14年的下滑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美国和欧洲史上最强盛的10年。只有人口学指示标能够预测出如此强烈的全球经济变革。

泥足于“昏迷经济”20年后，日本政府于2013年年初宣布将推行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刺激措施，以期重新激活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做出了回应，直到2013年年中一直大涨，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涨势能够持续多久，这毕竟催生自做困兽斗的货币政策，企图与严峻的债务比率和人口趋势抗衡。既然日本的首轮人口增长放缓已经在2003年画上了句号，为什么其在过去10年没有更加繁盛？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仅仅看到了史上人数最世代到达消费峰值时会发生的事情，却没有看到随后世代规模锐减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比如当日本、大部分欧洲国家、北美国家甚至是中国面临劳动力减少、人口增速下降时将会发生的情况。退休的人多于进入劳动年龄段的人将会怎样？会对经济增长和商业房地产有何影响？随着房产主纷纷辞世，有更多的房源涌向市场，而年轻购房者数量不足，又会怎样？此种情形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见，将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在日本已经得到印证，我将在第二章中予以详述。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才对消费者一生中中的支出、借贷和投资情况进行清晰详尽的年度调查，甚至深入非常细微的生活领域。凭借此类庞大的数据库，可以预测出最基本的经济走势。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支出调查根据年龄段划分，对600余项消费支出进行了测评，支出确实随着年龄变化而不同。普通家庭在父母41岁时达到借贷高峰，此时通常是家庭最大房产的购买时段。大部分家庭在父母46岁时达到支出高峰，不过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这一峰值出现得较晚一些，会在51岁。人们在54岁时达到储蓄高峰，在64岁时拥有最多净资产。可以想见，我们的寿命逐渐增长，这些峰值会缓慢攀升。在1897—1924年出生的“鲍勃·霍普”一代于1968年平均年龄达到44岁时攀至支出顶峰，也就是说，支出顶峰在1942—1968年出现，晚于该世代的高出生潮44年。

【作者简介】▷▷

哈瑞·丹特是“哈瑞·丹特基金会”的主席和创始人。该机构定期出版“哈瑞·丹特预测”并管理“哈瑞·丹特财经顾问网络”。在1992年出版的《荣景在即》一书中，丹特先生是唯一准确地预见上世纪90年代大繁荣的预测者。作为哈佛大学的MBA、《财富》100强咨询顾问、新的风险投资者、著名的演说家，哈瑞·丹特在其所在领域都赢得了极高的尊重。



▲《人口峭壁》▲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